

讓我們一起超越「全球化」

社論專載

最近金車基金會公布了一項極驚人的調查報告，只有16%的台灣大學生及高中生「每天注意國際事務動態」，只有26%知道「WHO」是「世界衛生組織」；而他們眼中的「世界」卻只限於美國、日本、中國大陸……台灣年輕一代的「國際觀」竟低落到如此程度，香港的一家媒體還轉載了這則「奇聞」。但我們也無庸過度氣餒，國際間相關的調查也顯示，全世界最不具國際觀的人民，首推美國，及像北韓這類的極權國家！但在「全球化」浪潮風起雲湧的時代，台灣畢竟沒有本錢如此閉關自守，如此鎖國自大！

「全球化」自上世紀九〇年代便喊得震天價響，尤其在網際網路的助益下，儼然成了當前社會的唯一參照。實則，若從時空及規模層級而言，早在十五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時代，人類早已進入「全球化」的世代。當今最能詮釋「全球化」定義的莫過於社會學大師鮑曼（Z. Bauman）所言，全球化的後果乃是「時間 / 空間的壓縮」（1998）所致。其實，鮑曼只是具體說明了傳播學先驅麥克魯漢（H. M. McLuhan）四十多年前所描繪的那個「地球村」（Global Village, 1960）的景致。為此，「世界村」的成員紛紛以各自的方式，各取所需，投入這幅全球溝通及交流的藍圖。邊陲地區的國家做出的通常稱之為「國際化」，即積極地讓自己與國際接軌。至於「國際觀」也幾乎是在如此邏輯下的一種反應。中心國家所做的才是所謂的「全球化」，但著眼的是資本主義及跨國企業的國際市場，及經貿全球佈局的策略。有時它幾乎就是「美國化」的代名詞。尤其挾其全球規模市場操作，強行置入行銷那些膚淺、平面、削平的流行文化商品，更被有識之士視為人類多元文化的頭號殺手……

認清「全球化」潮流的趨勢、動機及其本質是必要的，對它的批判、省思，及對策尤屬關鍵。我們切莫無限上綱，以為「全球化」乃是當今之世唯一的普世價值。以教育而論，我們毋寧要提倡一種超越「全球化」現象的思辨，即「世界觀」（Weltanschauung），它才是知識人認識世界、認清知識、汲取智慧的一種人本態度。它可以完全摒棄商業考量及畛域限制，追求的是知識人與所處世界的關係及互動。事實上，若一味力拚「國際化」，難免落入「後殖民」的陷阱；拚命追趕「全球化」，則極易讓自我陷於商品化的漩渦。君不見，當今不論教育當局、家長、莘莘學子心中最擔心的，還不是那陳年的隱憂——「出路及就業」問題！

面對「教育全球化」，我們應當繼續堅持「教育」的理念，繼續為培養一代代具有「世界觀」的知識人而努力。但我們也要設法與世界接軌，因為自古以來學術本就無國界。我們更要強化國際合作，與各國際名校共享國際教育資源。總之，今日的大學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國內公私學校名份之爭，也不再是爭取國家教育資源分配之爭，而是如何在國際間擴大並累積教育資源。而「因應」教育全球化的最佳策略便是：設法提供學習者最好的交流平台（如互換學生及學術交流）及資源平台（如國際教學合作及開發）等等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本校在此方面的努力和成果，一向傲視全國。但箇中最關鍵的還在於，如何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。在資訊爆炸及網際網路無孔不入的今天，我們缺的不是資訊，而是去消化資訊的方法及接收資訊的介面，以及發現知識的意願和動機！

2010/09/27